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南海漁人呆了一呆才道：「聽來很有道理，劉素客一定是用迷魂術去使他們，令師雖然洞悉他的陰謀，卻無法抗拒，所以才趁志尚未全退之際，給你留下了那張紙條，叫你不要搜索，趕緊離去，以免碰上！」

金蒲孤怒聲道：「這等卑劣的手段，都用出來了，足證他這個人不可恕，我非要打破他的陰謀！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不過這也是猜測的想法而已！」

金蒲孤冷笑道：「家師精通六藝，書法尤稱上乘，可是那留條上的字跡十分潦草，一定是在極端痛苦的情況下寫成的，劉素客在門智上屢遭不利，除了門力之外，他還有什麼方法！」

南海漁人卻凝重地道：「這正是他厲害的地方，萬一你與令師等人遇上了，你行嗎？他們神智昏迷可能會不顧一切地跟你拚鬥，你能傷害他們嗎？」

幾句話把金蒲孤問呆了，想想才道：「那該怎麼辦？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聽令師的話，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！」

金蒲孤思索片刻才正色道：「不行！我來此有兩個目的，一是拯救家師出險，二是殺死劉素客為世人除害，這

兩件事都沒有做到，我不能半途而廢！」

南海漁人也正色道：「可是你已經使劉素客為之喪膽，至少在短時間內，他不敢有所作為，目前雖與劉素客一爭上下的祇你一個人，你千萬要珍重此身……」

金蒲孤堅決地搖搖頭道：「不行！我不能讓家師落在一個奸人手中，替他作為殘賊世人的工具，師父對我的恩情如天覆地載，在他受難的時候，叫我抽身離開，我還像個人嗎？」

說完，他加速而行，南海漁人歎了一聲，祇好跟在他後面，這次他一適向正中的西屋行去。

剛到達門門，卻見劉日英瑟縮地站在門邊，連連對他搖手，示意他不可進去，金蒲孤卻毫不在意，冷笑一聲問道：「劉素客還在嗎？」

劉日英點點頭。

金蒲孤冷笑道：「他大概等著看我瀝血此地呢！」

說著適直向門裡闖去。

劉日英急道：「金公子！你不能進去……」

金蒲孤笑了一下道：「為什麼！難道這裡還有什麼機關嗎？」

劉日英搖搖頭，金蒲孤大笑道：「你不

說我也知道劉素客將採用什麼方法了！」

說完將當門的那扇錦屏一腳踢翻，屏後急光突閃，壓來一股勁力，夾著一根烏木龍頭拐杖！

金蒲孤知道這是師父天山逸叟的紫龍拐，卻因為來勢太急，逼得用長弓架了上去。

木拐擊在弓弦上彈開了，金蒲孤卻被勁力推後了好幾步，接著人影一幌，一個相貌俊逸的老人追了出來！

金蒲孤認出這正是他的恩師天山逸叟，心中一陣激動，顫著聲音叫道：「師父！您老人家不認識徒兒了！」

天山逸叟厲聲叫道：「孽徒！你燒成灰我也認得出來，你來幹嗎？」

金蒲孤不禁一怔，看天山逸叟的情形不像是中迷的樣子，乃試探著問道：「師父！徒兒是來救您出去的。您被劉素客困住了……」

天山逸叟大叫道：「混帳，連我都被困住了，你有多大本事，居然敢來救我，留在葫蘆裡的紙條你看見了沒有？」

金蒲孤更奇怪了，因為天山逸叟的神智很清醒，根本就沒有入迷，乃歡聲道：「徒兒看見了！」

天山逸叟叫道：「看見了為什麼不趕快滾，我把你養到這麼大，教給你武功，不想你糊裡糊塗地死在這兒！」

金蒲孤連忙道：「徒兒要除去劉素客！」

天山逸叟冷笑道：「你行嗎？」

(七十五)

這回是神尾秀子回答的。

「事情是這樣的。智子小姐，你曾經見過這個東西嗎？」

等等力警官從矮桌下取出一把用手帕包起來的短劍。

「啊！這就是殺死九十九龍馬的凶器？」

「是的，請你仔細看一下，你曾經見過這樣的短劍嗎？」

智子眼前是一把劍尖呈三角形、護手和劍柄全用金屬打造。那種供奉在神社裡的舊式短劍。短劍上雖然沒有血跡，卻有為了採集指紋而留下的鉛粉，閃閃發光的鉛粉更加顯現出劍尖透出的寒氣。

智子不禁打了個寒顫。

「不，我從未見過這把短劍。不過我好像曾經在祭典還是什麼時候，見過別人拿著類似這樣的短劍跳舞。」

「不，我要說的是，你今天來到這個道場之後，有沒有見過這樣的短劍？」

「沒有，絕對沒有。」

智子神情肯定地搖搖頭。

等等力警官看了金田一耕助一眼。

「事實上，據說這把短劍一直和鏡子一起被供奉在神龕上。你去過神龕嗎？」

「沒有。我一到這裡就立刻來到那個房間，才談了一會兒的話，有個男孩就準備好飯菜，所以，我根本不知道神龕在哪裡。」

等等力警官點點頭。

「這件事音丸……呢，就是那個為你們送酒茶的少年也這麼說，這件事的確不可思議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音丸把你和九十九龍馬鎖在隔壁的房間之後，就立刻去神龕點燈，他說當時這把短劍還供奉在祭壇上面。」

「這麼說，這麼說……」

神尾秀子顫抖地說著，而智子也不由地握緊神尾秀子的手。

「也就是說，有人趁智子小姐和九十九龍馬待在那個房間的時候，從祭壇取走那把短劍，再悄悄潛入那間房子內。」

等等力警官點點頭說。

「可是，他又是從哪裡……」

智子的呼吸急促起來，眼中也充滿了希望。

她高興的並不是自己得救了，而是想到或許十九年前也是因為這樣，才害得母親被人誤解……若真是如此，就可以掃去她心底的所有陰霾了。

「關於這一點有兩個假設：一個是有人拿著複製的鑰匙，從房門直接進去的，但是音丸推翻了這種說法。至於另外一種假設……這是金田一先生的看法，他認為那間屋子裡或許有秘密通道。」

智子猛然抬頭看著神尾秀子。

(難道月琴島那間上了鎖的房間裡，也有一個秘密通道？)

神尾秀子很快就明白了智子的意思，但她一句話也沒說。

等等力警官和金田一耕助看著眼前這兩個人，心裡都覺得很納悶。

「請問，有什麼事嗎？」

等等力警官問道。

「沒什麼，你是說這裡可能有秘密通道嗎？」 (一一一)



● 橫溝正史

圈套

倪匡

在機場，我又和鐵天音聯絡，告訴他我的行蹤，鐵天音也告訴我：「我通過關係，把陶格搬到我們的醫院來了，他虛弱之極，可是還活著。」

陶格還活著，這雖然出人意料。到了目的地，下機不久，就見到了鐵天音，鐵天音雖然行事老練鎮定，可是這時，他也像是忍住了小便的孩子，在團團亂轉，而且不時跳動，見了我之後，拉著我就奔：「快！快！陶格隨時會死！」

他把車子駕得飛快，幸虧正當午夜，才能容他以這樣的速度趕到醫院去。

當他推開病房的門時，我搶步進去，看到床上的那個老人，和伊凡相比，實在很難分得出誰更老一些。

我一近床，他就睜開眼來，口唇顫動，說了一句話，聲音十分低，可是聽得清：「他們告訴我，你來了。」

我一時之間，也不明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，覺得他說的話，我可以聽得懂，已經是上上大吉了。

我並不隱諱他快死的事實，所以催他：「你有什麼話，要快點說，你時間不多了。」

陶格點點頭：「未來世界的主宰完了。」

未來世界完了。是怎麼完的？是他們在萬年之前布下的圈套有什麼漏洞，還是它們自己犯了什麼錯誤？

這都是我急於想知道的問題，可是我不認為他還有時間去敘述。所以我做著手勢：「你先說，它們為了未來世界的出現，布下了什麼圈套？」

陶格的答案一出口，我和鐵天音自然而然，揚掌互擊了一下。陶格說的是：「它們使人有智能——」

他說的，正是我和鐵天音的推論。不過，陶格繼續所說的，也還有我們沒有想到的情形。

他道：「它們在人類的遺傳密碼上做了手脚，使人類完全按照它們的安排發展，進化，並且總是有各種各樣的罪惡出現，不定期地有可以役使成千上萬人聽命的暴君產生，發動大大小小的戰爭，就像是編劇和導演，在盡心盡力炮製一部電影，務求這電影緊張刺激殘暴血腥色情曲折離奇古怪，好讓未來世界的主宰，在回顧人類的歷史中，得到高度的娛樂，看人類是如何地被擺佈，如何愚蠢，如何冥頑不靈，身在圈套之中，全然不知。」

陶格先生一口氣說到這裡，氣喘不已，我和鐵天音聽得目瞪口呆，全身透涼。

整個人類的命運，竟是如此悲慘，不但是未來世界倖存的一些人是玩具，根本整個人類的发展史，也是未來世界主宰的一種娛樂，難怪在人類的歷史上有那麼多荒誕得完全無從解釋的行為，原來那全是未來世界主宰愛看的情節。

我祇能極無力地說了一句：「可是……它們也完了。」

(九十三)



「九夫人，別遲疑了，余少爺為了九夫人是茶飯不思，整個人都消瘦了，若不說明白，余少爺一定會繼續等著夫人，夫人您忍心讓余少爺空等嗎？若余少爺真爲了九夫人，一輩子不娶妻，那余府不是絕後了？九夫人，茲事體大，您不能再拖了。」何大娘盡力說服凌觀兒。

凌觀兒心動搖了。若表哥真一生不娶，余府斷了子嗣，她如何對得起過世的表姑父、表姑母呢？這真是很嚴重的事，想想，她也祇能同意這個方法。

「好，就如你所言，我和表哥見面說明白。那就拜託何大娘轉告表哥這事，請他那天在相國寺的後園等我，我一定會去見他的。」凌觀兒交代何大娘。

何大娘點點頭，慚愧的不敢再多看凌觀兒。目的達到了，便匆匆退下。

何大娘離開後，凌觀兒想自己也該去見八夫人，表明要同她一起去上香的事，但她還未出門，唐雨珊就來拜訪她了。

「觀兒，姐姐過兩天要到相國寺拜神，想找妹妹一起去有個伴，妹妹要去嗎？」唐雨珊和顏悅色地詢問凌觀兒。

單純的凌觀兒沒有對唐雨珊這麼巧合的提議起疑，她忙表示願意同去，還很高興事情這麼順利，哪知道這是個陰謀。

唐雨珊見計策達成了，寒暄一下便離開。很好，一切都按照計畫進進到到行到行，到時她就可以等著看凌觀兒的狼狽模樣了。

唐雨珊高興地笑了起來。

這天晚上，凌觀兒就向霍非凡提起要去上香拜神的事。

「你有什麼事想求神，還不如求你夫君比較快。」霍非凡點點頭鼻子笑說。

「上香是一種心意，和八姐同往也有伴。夫君，觀兒可以去嗎？」凌觀兒向霍非凡要求。

「你既然想去就去吧，我會叫護衛保護你們，但你是小心點，明白嗎？」霍非凡同意凌觀兒出門，但不忘記細心叮嚀她。

「觀兒明白，謝謝夫君。」霍非凡對她的關心讓凌觀兒有分深深的罪惡感，不過自己這次是要去和表哥斷了關係，霍非凡應該能諒解才是，她也祇能如此安慰自己了。

在余府這邊，當余仲豪知道表妹要和他見面時，他高興極了！

觀兒，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了？一定很苦吧。見面後他一定會好好安慰表妹，重申他不變的感情，讓表妹有勇氣撐下去。

余仲豪如此決定著。

相國寺在東城外，離非凡莊不遠，半個時辰的車程便能到達。

凌觀兒和唐雨珊乘著馬車來到相國寺，兩人先到大殿上香膜拜。望著寶相莊嚴的佛祖，凌觀兒求佛祖原諒她欺騙丈夫來此見表哥，祇希望這次碰面能把事情都解決，也求佛祖保佑一切順利。

拜完神，唐雨珊問凌觀兒要不要一起去和住持大師聊聊天？

「不了，八姐，這相國寺景致這麼美，觀兒想到處看看。」凌觀兒淺笑回答。

(六十五)

非凡莊主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宣爺道：「待我喚登堂出來，當面問他。這詩若不是為令媛做的，便一筆勾消；若果真為令媛做的，那時定究出勾引情由，我亦不能饒這畜生。我捨一個兒子，你捨一個女兒，兩下扯直，如何？」

柯爺哼了一聲道：「你這哄小兒的話，誰來信你！」宣爺道：「我是老實話，怎說哄你！」柯爺哈哈大笑道：「我說與你聽，你才心則。就如當個叫你兒子出來對質，分明這詩是他為我女兒做的，他卻抵賴不認。不能用刑拷逼他，我豈不為你兒子白捨一個女兒？你這些話不是把我作呆子！」

宣爺也怒道：「果然我家畜生情真罪當，不怕他不招承！他初抵賴，我豈沒得家法處治這畜生麼？」柯爺還要班駁，被裴爺攔住話頭，叫聲：「兩位年兄不必爭競，聽小弟一言。」

柯宣二公俱說：「請教。」裴爺道：「且請錦箋一觀。」宣爺遞與裴爺一看，心中瞭然。暗想：「這回首《玉人來》詩，按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而作，下著『有所見』，是因與柯女婚姻不就，平日思想做的詩詞，非當面勾誘，私贈表記。癡老不察，必要執拗，追出一件大事來。我若不略施小計成全，豈不令曠夫怨女遺恨千秋！」

想定主意，也不便說明。叫聲：「宣年兄，你竟把令郎叫出來，二位年兄不必開口，待我細細審問他一番。若有哪個攪亂堂規者，罰他三大碗冷水。」說得柯、宣二公大笑起來，道：「我等竟做長班了。問官不明，也要加倍罰喝六碗冷水。」裴爺笑道：「那個自然。宣年兄快去叫令郎出來！」

宣爺點頭，即命家人到書房去請公子。

公子自宣爺大壽又與柯爺的令媛在自己家內中堂會見一面，無奈來往人多，不便交談，但以眉目傳情，後又聽見父母留下柯小姐頑幾天去，心中好不暢快。指望於無人處會見柯小姐，當面一談平日思慕之心，或得柯小姐憐我癡情，暗許婚姻也未可知。這是宣生的癡想。柯小姐雖愛宣生的才貌，就是當面會見，且不能交談一言，何能無媒私訂？況乃父已拒婚於前，小姐豈不知之，何敢自蹈敗行以為父母羞？就是在宣生書房內見那四首《玉人來》詩，不過以才博才，非有私意。祇有宣生想慕柯小姐，倒是一片癡心。前因婚姻不成，已有無限愁腸，不能向人申訴，祇借《玉人來》三字為題，吟成四首七絕。其詩中卻寓意於柯小姐，但隱而不露，每日放在案頭，吟其詩而想其人。後來拜壽中堂一會，又留柯小姐住幾天，心中正喜，不料第二天隨父謝客一天，到晚回來，方知柯小姐已被苦逼回家去了。

(二十四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圖解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